

俺爹爹(一)

徐櫻

鄉下人

我想無論何人要追憶他過世的爹娘，大半都因有些傳奇性的遭遇，或者是悲劇性的結局。不外乎是抱著一種沉重、傷感的心情而動筆的。何況我爹娘一生的境況，那真是傳奇性的傳奇、悲劇中的悲劇！

余生也晚，幼年時代又逢着家與國都在多事之秋，風雲倏變，世態紛紜，提起哪一面，都幾乎不知從何說起。然而同胞手足，男女六人，我序第四是僅存的一人，除去我，還有誰能知道這些往事呢？幸而我父的勳業文章，歷史上會有詳實的記載。我所要寫出的多偏於私人習慣和家庭生活的片斷，使當世讀者和徐氏後代子孫有所仰慕及警惕而已。

我家歷代來自田間。但自我高祖濟川公、曾祖蘭公已經務農兼讀書了。據說老家本在徐三村，我們都沒去過。直到我爺爺忠清公值洪、楊之亂，隨着家人到處逃亂才來到離徐州城六十里之

遙的南鄉醴泉村定居下來。我爺爺居長，共有兄弟四人，都本是務農為生，而太爺爺對於長子督教特別嚴厲，所以我爺爺在學問上的造詣獨深，但師承何人，却不得而知。而門下桃李可是遍佈徐州八縣，當時人稱大師。並且那時風傳凡出徐氏門下逢考必會高中的，我爹爹自開蒙到壯年離家，文學修養都是爺爺一手教導，從沒拜過第二位師傅。所以時人對於爺爺的評價，絕非無因的，這是後話。

我家本貧寒，爺爺二十歲前後就喪父，事母至孝，他奉了寡母弱弟，艱難度日。流亂時期，元配馬氏奶奶因病與亂早年就過世了。

那時有武聖人岳武穆的直系重孫封叔公父女也因逃難來到徐州，一見我爺爺就認為他將是個了不起的大孺，就把十九歲的女兒許配徐門了。

仙草無根

奶奶過門共生兒女九人，頭兩位夭折了，後

來的四女三男都成人長大。奶奶過世時我已九歲，曾屢次告訴我家裏些舊事。據說她生我爹爹以前，夢見一位白髮白眉的老和尚，贈給她一枝半尺多長的仙草，她接到手中，並不認得是什麼。老和尚對她說：「我贈你一棵靈芝，你要小心愛護，它是大有來歷的」。奶奶一看，這棵靈芝怎麼無根？心想我能把它照顧得好嗎？她捧在手上有點兒戰戰兢兢！醒來我爹爹順利誕生。我爺爺奶奶晚年得子，十分高興！又因有那麼神奇的夢境，就取了乳名「靈芝」。以後我聽見姑娘同伯父們在我爹爹作了大官以後還是叫他「小靈」。姑父們都叫他「三師弟」，因為三位姑父都出自爺爺門下啊！大娘們都稱他「三老爺」。

十九歲的奶奶嫁到我家，上有惡姑，下有叔娣，日子真不好過，而且家用拮据，據說給我爹爹尿布裏包的沙土都要用了再洗、洗了再用。

原來我們徐州人給小孩尿布裏包沙土，每天只更換兩次，既不抹油，也不撲粉，而嬰兒的下體就不紅不淹，經濟、省事、衛生。只可惜現在



洲歐往前（二左）軍將錚樹徐的長書祕院務國任曾年初國民親父的作者文本
。士博鄰道徐哥三的者作為左影合員人行隨與中途察考

再沒有人採用那種高明而原始的方法了。
這些老故事，奶奶常常談起，我父在「先考此事略」裏也有詳細的敘述。

像我父親那樣的人相貌體面，姿質聰明，又得父母兄姊的酷愛，他成長時每日的表現不同凡響，是可以想像的。奶奶說他在會說話以前，已經識字。可惜我當時也沒得問明是怎麼一個表達的方式，而三歲就正式讀書可是千真萬確的。所以鄉里的人都說他是「徐州的神童」，因為他三歲識字，七歲能詩。

爹爹十歲以前還算是住在南鄉醴泉村。有一年三姑母帶了我到南鄉給奶奶祭掃，她指着家後一條小河說：「你看呀，這就是你爹爹摸泥鰍，打澎澎的小河呀！」我家雖然居住南鄉，但是爺爺到處設館，不常在家。嚴寒溽暑總帶了我父同行。父子相依，除了早晚督課之外，而且夏間扇枕，冬日溫牀，奶奶說他確乎行到了二十四孝之一。因他身體好，火力強，坐在誰身邊就像小火爐子，姑母們這樣叫他。

曾祖母過世，我爺爺奶奶就把鄉下田產讓給叔爺爺奶奶們，他帶了妻子兒女搬到徐州府城裏居住教書。那時我爹已經十歲了，他過目不忘，讀書進步驚人，小小的年紀已能助教。他當助教並非是幫助爺爺教書，而是那一位師兄交不了卷，都要求他幫助，誰求到他，他就模擬了誰的口吻作風及程度替人繳了卷，瞞哄過了爺爺。師兄們請他大吃大喝，大家大高興！這是姑父們告訴我的趣聞。因為三位姑父都是爺爺的高足啊！我爹又告訴他們的綽號，大姑父叫宗迂子，

因他迂腐不堪。二姑父叫梁麻子，因他臉上有缺陷。三姑父幼年就不文雅，所以叫李武舉子，後來他棄文習武，真的中了武舉人。而這三位姑父的真名實字我倒根本不記得了。

我家雖不富有，爹爹倒是足足享受了一段幸運而豐美的童年，據他自己說年幼時並不用功，十三歲上糊裡糊塗就中了秀才。爺爺大為歡喜！聽說夏家有女，德貌雙全。他老人家也不嫌媒，冒冒失失的就親自登門，為兒子求親。

龍鳳配偶

我的外爺爺夏老先生也是怪人，我娘是第三個孩子是長女，父母愛如拱璧。尤其外爺爺對於來說媒提親的人，一向拒絕。而這兩個老頭兒初次見面一說即合，立刻允了這門親事。徐、夏兩家雖然彼此聞名，然並無交往，豈非天意！

雲龍山上有州立的雲龍書院。秀才們每月都有聚會，寫文作詩。我爹爹筆立就，既快而好，常得獎金。到十七歲上他以第一名補了廩生，那每月就有固定補助金了。數目是多少，已不可考。家境雖寒，但是奶奶說從來不用他這筆錢。我爹爹拿了自己寫文章賺來的錢，自己吃、喝、玩、樂，優哉游哉。有些老朋友就勸告我爺爺說他對幼兒太放縱了。「知子莫若父」，爺爺對這個小兒子深俱信心，對於老朋友的忠告只是笑而不答。

被人說勸急了，我爺爺就說，他能遊樂的時候，就讓他去盡興的遊樂吧。到了他不能遊樂的時候，他自有分寸。況且要是不成材的兒子，管

束他又有什麼用呢？要是成材的，將來「處囊必會脫穎」。這話被我爹爹聽見了，他大起恐慌。一方面頓悟父母對他的深恩厚愛，並且知道對他期望之高。從此發奮忘食，不但治學間嚴肅起來，而且愛國愛民，對於時下的政治、經濟也大為留心。這一注意，他立刻覺得一個有作為的人，不光是寫好文章就算滿足，必要充實自己，找機會為國為民作些什麼。

落第

十八歲那年，他到南京趕考，不幸竟名落孫山。這給他的打擊同轉變可不小！他覺得一個人老死庸下，不管學問有多大，對於國計、民生的發揮，究竟是有限的。要強國非充實武力不可，「投筆從戎」這個構想一經形成，他恨不得立刻付諸行動。他把這事向爺爺奶奶說了，二老只希望他讀書、教學，秉承父業，這種革命性的建議，絕不可行。我父一看二老很難被他說服，因此在爺爺牀頭拿了些錢一聲不響的出走了。

師兄們當中他同三姑丈最要好，所以又到李家向三姑娘借了一部份錢，因此也走漏了一些消息。奶奶大為震驚，立刻坐了騾車，追到清江，把他逮了回來。

國防部次長張儒和的大夫人劉永淑女士還給我寫信提到這件事。張老夫人的先尊劉雲錦公同她的先翁張伯英公都出自我爺爺門下，都叫我爹爹「三師弟」，所以知道我家當時的事情。她寫給我：「幼時常聽先母說令先尊失蹤了，太師母坐了騾車到我們劉莊來找。我那時尚在襁褓，

不知事。但是先兄還提了茶壺給大師母敬茶呢」。

後來伯英公和我父都在段公祺瑞麾下供職。儒和先生出世，我父可巧造訪，伯英公抱出拜見說：「你小學生都抱兒子啦！」我父親即說：「廿年後也將是我的門生嘍！」因那時我父親已辦正志中學，並有擴展到大學之意。

且說我爹被追回家，投軍不成，只好重理舊業。但是趕考不中，他對學業十分灰心，心心念念要衝出徐州府這塊小天地。

爺爺奶奶深知我父胸懷大志，早晚他會跑出去的，就在他二十一歲上，一九〇〇年。我娘夏氏宣，字鴻筠，納綵過門。娘親新婚之夜，竟得精神分裂症。以現代的眼光分析，前因後果，當然並不是不可能。而在七、八十年前的說法，就大有蹊蹺了。

我娘屬虎父屬龍，相差兩歲。那時說他們龍虎婚配，相克相衝。又說我娘生日在七月下旬，對丈夫的事業前途會相輔相成。吉日急病，又象徵着他們這段婚姻的不平凡。不管怎麼說吧，我父母這段婚姻的確是很不平凡的。可是我爹爹一揭紅巾，立刻就愛他的新娘子了。所以連夜牽了毛驢跑到幾十里以外去求名醫。名醫神方，登時病除。

那位徐道人還看透了爹爹娘一生的遭遇，硬要傳授我爹爹醫術。玄機雖露，也許說是夙命註定吧，我爹爹沒有去從這位神醫學徒，否則的話，他的結局當是另外一番光景了。神醫徐道人長嘆而去！

入 伍

爺爺奶奶本來就怕我爹爹棄文學武，希望結了婚，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徐州過一輩子了。哪知「蛟龍非池中物」，新婚雖然十分恩愛，但凌雲的大志，使他不能安定下來，終日鬱鬱。後來和我娘一談，她也正是一位卓識遠見的女人，小兩口兒所想的，不謀而合。而且我的二舅父夏仲陶那時已竟在保定府入伍了，所以從軍這件事，在我娘的意念中，一點兒也不陌生。

新娘子既不攔阻，反而盡出奩中金錢助行，那爺爺奶奶還有什麼方法不贊成呢？只好強抑着滿懷的悲痛，送他遠征！我爹爹在「先考妣事略」裏也曾自己寫着這麼一段兒「會庚子變，兩宮西幸。聞京師募兵，竊父金乘夜亡走。未及江浦，先妣親駕追還，強為娶婦，乃復以資斧遣行。嗚呼！父母膝前，少兒啼笑自茲遠矣！」

一入軍籍，當然不能隨便回家，在保定府一住幾年，我娘在家鄉頭胎得男，就是大哥徐審義，字毅行，爺爺提取乳名普慶。時在一九〇一年

大哥面容白皙，眉目如畫。我娘手巧，又會別出心裁，把他打扮得仙童一樣。當時人誇稱這母子二人賽過送子娘娘。爺爺奶奶對於這個幼子的長孫同幼媳萬般的寵愛！但又知我父難忍相思之苦，就把他們送到保定府去和我父團聚。我父這一枝就算從此脫離徐州老家了。以後雖然時常回歸，那也就是暫住的局面了。

在保定府的時期，二哥武，乳名天慶誕生。這一段時期，無憂無慮，父母親很享受幾年快樂的家庭生活！

生 死 之 交

世有伯樂，才有千里馬。合肥段公祺瑞，真有一雙識人的慧眼。他偶而在旅店裏，看見我父坐在寒冬的院子裏代人書寫對聯，不但字跡蒼古，而且人品也超羣出衆。一經接談之下，就立刻禮聘為書記官。我父青雲有路，從此就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，也奠定了段、徐兩人一生的關係同命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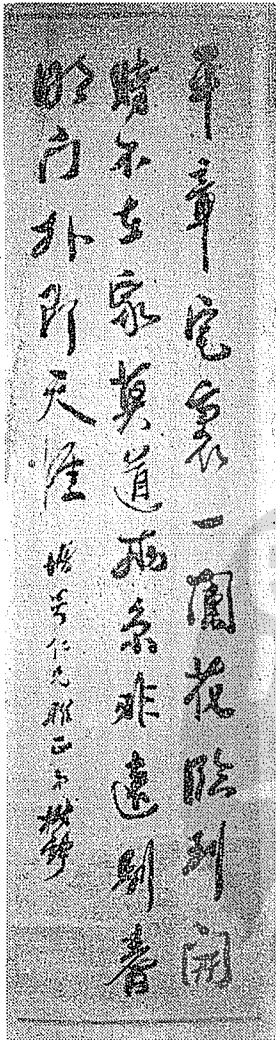
段公本是文人習武，他對於我父的才華，一見就喜愛佩服，所以十分的器重。後來那篇前方四十二將領聯名請清帝退位的「主張共和」的電報就是請我父擬稿的。他那時的官職也不過是陸軍部軍學司的一位師長，可見段公倚重之深了。這是民國元年的事情。

我父雖任文職，但他很嚮往士兵的訓練，所以自動的跟着士卒下操，段公由此知道他志在軍旅，是極可塑造的一位文武全才。在一九〇五年就把他送到日本習武。他到東京，不怕艱苦，立即入了士官學校，主修步兵科。入學不久，爺爺病得很厲害。那時旅行，經濟、時間都是了不得的事情，幸而東鄰日本，可說近在咫尺。我父請假回家省親，我爺爺強支着病體，使他好轉。吩咐我爹爹趕快回營銷假，努力學業。

試想當時爺爺的初衷，本不願意小兒子遠離膝下的。一旦明了他志趣，雖在病中，也要成全他的志向，促他早日歸營，以免荒廢學業，延遲來日為國効命。這種襟懷，真顯見賢父之苦痛也！後來不久就過世了。消息封鎖，我父並沒得回來盡孝。幸而他一入人世，就給父母帶來了無限的快樂與驕傲。以後他又為父母作了很多榮宗耀祖的事情。我爹雖然一入仕途，公而忘私，然而在子職方面，他確乎盡到好多人子都沒能盡到的責任了啊！

可 留 戀 的 東 京

爹爹頭一年在日本可吃了苦頭。他所受的苦，並非如一般學生爲了學習吃苦，習文修武，他



本文作者的父親徐樹錚將軍遺墨。

從來沒把學習當作一件事情。他所認為苦的是身體強健、食量太好，而日本人自古就節食。鹹魚冷飯糰，每餐都不得吃飽，煞緊了皮帶，還要上操、跑步。飢腸轆轆，那真是生來都沒受過的罪。幸而爹爹第二次回日本時，我娘帶了兩個小男孩兒也同行。年青的爹娘，那時的勇氣真使人不可想像！爹爹兩星期才能回家一個週末，一個人的官費，四口食用，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」，我那精打細算、善於烹調的娘，有時也得舉債應急了。我娘兩星期的苦省，只爲了爹爹回家可以儘量的吃喝一頓。而他又認爲我娘會料理，又帶些同樣飢餓的朋友回來。我娘向有好客的習慣，這時也真是無可奈何，眼睜睜一桌好飯好菜，自己只落得享受一點兒殘羹剩肴！有時正在吃噁，債主忽然上門，爹爹只好從後門溜出去。債主走了，他回來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這種事雖然不致於時常發生，但當時精神上的威脅，一輩子也不會忘記。後來日子過好了，我娘每次談起都不免長吁短嘆！

這一對志氣凌雲的少年夫婦，在異域他鄉，貧困却不使他們氣餒。我娘一到日本也就入校讀書，窮忙可知。就在這時三哥審交、徐道鄰出世了！數九寒天，只得口咬臍帶自己接生！這種罪誰身受過，食用雖又增加，然而一連串三個兒子，究竟是喜事啊！「錦上添花」的是袁公項城又津貼俸銀二十兩。「久旱甘霖」，這可真是夢一般的驚喜！這也是構成父母一生對三哥的偏愛！誰知好景不長，一家人正在歡天喜地，三哥的腿忽然跌傷！並且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。壯

健像小牛犢一樣的二哥武，在他五歲上忽然生病夭折了！我爹爹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，但這時他眞受不了失子之痛！數十年前嬰兒死亡率當比現在高得多，父母原不必責備自己太深，而一個習武的壯年人，他悲痛欲絕。那篇「誅殤武」中呼天罪己的情腸令人不忍卒讀！至於行文之古雅、選辭之深刻，又令人不能不讀。

「誅殤武并序一九〇七年

「日本明治四十年九月五日，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，實維光緒丁未七月二十八日也。既火殤武而埋其骨於東京市牛込區柳町二十二番地光德寺之後園。悲意未沫，痛掩於心。乃命寺僧植石爲誌，而哀之以誄曰：

「嗟嗟！白日昏霾，暮煙迂邪。長林徑岐，豐草茂邪！振吭悲呼，陟崇阜邪！揚目遠企，雲漢漠邪！汝胡不歸，汝安徂邪！汝生而慧，極愛撫邪！汝體充實，健憤壯邪。風瘴疹厲，敢汝侮邪。天胡不弔，奚汝妒邪。嗟嗟！腸壑扶斯，腫疫虎邪。橫肆荼毒，虐汝苦邪。泱十二時，而天汝邪。嗟嗟！汝產保定，歷歲五邪。前今三載，汝懷哺邪、隨母天津，余東渡邪。津春南邁，歲在午邪。江漢周行，大車嘯邪。中涂折軌，水怒吼邪。汝母抱汝，提兄步邪。棧道躡上，嶮巖俛邪。里程十許，弓繭踞邪。乃保汝安，悵息甫邪。乃涉黃渤，黑海暑邪。太平洋洋，風汗雨邪。東京之府，獲安處邪。汝游汝戲，汝胡慕邪。汝哢汝笑，汝胡惡邪。三百六旬。汝長育邪。不謂於茲，塵草腐邪。金棺寒灰，暴秋露邪。光德之寺，一杯土邪。異域弱魂，愴羈旅邪。汝父生存，

爲汝主邪。雄鬼爲鄰，汝無怖邪。嗟嗟！育閱鞠勳，汝母誤邪。余失父職，莫善護邪。幼穉國民，遂橫殂邪。永載心疚，余何恕邪。嗟嗟！余志整軍，名汝武邪。謂汝國殤，能終古邪。豈醫國魂，莫之輔邪。萌札傾折，獨何故邪。汝忘汝父，抑汝母邪。汝兒失伴，汝弟乳邪。汝友鄰兒，孤雛侶邪。殤壽彭天，汝其悟邪。生抑有時，死有所邪。命之靈邪，存者寓邪。天既汝昇，奪奚遷邪。幽幽明月，余誰訴邪。魂兮髣髴，來語余邪。」

我父悲痛的情形，可以想見。母親因家事及校課忙得透不過氣來，當時也就惡夢一般就過去了。直到十來年以後，她發神經病的那年，她忽然間有一天，把一個小枕頭背在後背上，滿口口本話，自說自笑，然後號啕大哭，悲悲切切哭了半天，以後她睡了二天一夜，醒後病情輕減了很多。我想她是思念二哥，又回想到日本的一切。這情緒她久已鬱結於心，直到自己承受不住了，發洩一場，神經也跟着清醒過來了，這是後話。因俺爹、娘自離開了東京，情感同生活都逐漸的變了質，所以東京市在兩位老人家一生中是極堪留戀的。那段生活雖然窮苦，可是極可回憶的！

學優而仕

東京生活，前後五年。這五年我爹娘眞歷盡了酸酣苦辣。但過後回想，依然是那麼令人留戀的。生活雖然窮苦，校課雖然繁忙，而那時兩夫妻是並肩作戰，同甘共苦啊！而且我娘常常談起她在學校裏考試總列前茅。她怎樣把中國婦女常

用的小東西傳給日本的師友們，比如說中國人用來裁衣的粉線袋，在平板上裱餅怎樣使它團團轉，還有用白紙空手剪出紙花樣等等，這些都使得她的老師、同學驚奇，也使得我爹爹因她的能幹而自豪。

我的爹娘在東京五年的生活，是過得充實、光榮而甜蜜！在櫻花怒放的時節，我也起來湊這個熱鬧！我初次居留東京，僅僅四十五天就還家了。爹爹命名櫻環，後改單名「櫻」。

學成歸國，是每一個留學生最盼望的一天。（今非昔比，現代的留學生，好多都喜歡留在國外。）我爹娘當然也不例外。這一天在五年的漫長、切盼中終於來臨！這一個滿足、快樂的家庭，機智有為、兒女雙全的少年夫婦，喜氣洋洋的踏上歸程！我雖無知無覺，但也是當時陣容中的一員啊！

一九〇九年我爹爹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七期步兵科，以我爹娘的才華及造詣，以當時國內的局勢和環境，我爹娘回國後的發展及成就是可以預卜的。他們既富而貴的生活也是可以發揮的。不錯，回國以後俺爹爹學業、事業上的發揮，確有他輝煌燦爛的一面。然而家庭生活，却從此蒙上一層陰影！東京！最堪留戀的東京！一別永別的東京，在我娘親的意念中，一輩子都保留着那麼甘美的回憶！回憶！回憶而已！

俺
我們一家暮春回國。我父母急回徐州省親。發現最知他、最愛他的父親三年多以前棄養，墓木已拱了。他頓足撞頭，放聲悲號，幾個人都拉扯不住。後來還是奶奶高聲叫喊着說：「別哭了

，這是你爹爹不要擾亂你的雄心壯志，要你學以致用，光耀門楣，去完成他沒得完成的事項呀！」爺爺對於這個小兒子期望之切同慈愛之深，真是貫徹始終啊！

一九一一年我父先隻身回到北京。那時國家正是多事之秋，武昌革命起義，舉國鼎沸。段合肥繼袁項城任第一軍軍統，署湖廣總督。大權在握，就委任他一生最倚重的才子，我父為參謀總長。他確是足智多謀，佐幕草檄，操筆立就，大展抱負。又隨了段公到江蘇、安徽、兩廣各地方奔跑了一段時期，然後回到北京。新年前後才把我們母子四人接到北京定居，一家的分離也幾乎

經年了。

我家先住在無量大人胡同。隱約記得房子很不大，可是有馬號。我爹上下衙門是威風凜凜的騎着高頭大馬。我們兄妹們也有時被馬夫們扶着騎馬上街遊玩，也覺得神氣活現的得意洋洋。我娘出門也坐着雙騎馬車。又過一個時期就搬到東堂子胡同。我只記得是黑漆大門，門前有一對石獅子同上馬石。前後好幾層院落，第一道是橫扁長方的院子，兩頭兩棵大槐樹，很是茂盛，枝葉交加，夏天像天棚一樣，綠陰滿院，十分涼爽。為什麼忽然間搬了大房子呢？因為要接奶奶來京奉養。（未完）

民初三湘人物（原名新湘軍志）

胡耐安教授著·定價台幣25元

革命湘軍掌故軼事：

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會廚子。全書分為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
- (二) 總司令譚延闓
- (三) 一軍軍長宋鶴庚
- (四) 二軍軍長魯滌平
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
- (六) 四軍軍長吳劍學
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
- (八) 六軍軍長蔡獻鉅（附：陳渠珍唐榮陽）
- (九) 九師師長張輝瓚
- (十) 運籌帷幄呂宓籟
- (十一) 秘書人才楊綿仲
- (十二) 新湘軍志書後

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